

# 跳着舞陪死神玩耍 一個癌癥患者的“喜劇”人生

跳“黑天鵝”的時候，43歲的農民工趙新志擁有“全國性”的舞臺。那些來自寧夏、江蘇、遼寧還有上海的觀眾坐在床上，邊看邊樂。

“黑天鵝”的羽毛是黑色垃圾袋，扯起來嘩嘩響。趙新志踏起脚尖在地上來回踱步，時不時奮力一跳。在做出這些滑稽動作的時候，他必須克服身體的疼痛和疲憊。

表演者和他的觀眾都是癌癥患者，劇場就是上海中大腫瘤醫院的病房，8人間，塞進10張病床。連同“黑天鵝”在內，趙新志已經拍下859條搞笑視頻，發布到網絡平臺。

視頻中，他演奏牛奶紙箱做的“吉他”；他和病友家屬跳鋼管舞，鋼管是體重秤上的身高杆；治療的間隙，他去外灘跳舞，以東方明珠為背景，揮動插着留置針的手臂。

他成了醫院裏的名人，下樓遛彎有人喊他天鵝。也有網友等他直播，留言“老弟，看到你真高興”。“我要跳着舞陪死神玩耍！”趙新志宣稱。

生命裏的“黑天鵝”降臨時，這個河北邢臺人還沉浸在喜悅裏。那時，小兒子剛出生3個月，他曾拍下孩子熟睡的畫面，寫道，“這是夢到啥了，給我這麼甜美的笑容”。

2020年年底，在天津打工的趙新志回老家過年，剛抱起孩子兩三分鐘，“身子就乏得不行，感覺不像個正常人”。縣醫院和市醫院的檢查結果都是，胃竇腺癌晚期，已轉移到肝臟和胰腺，“也就三五個月的活頭”。

新年來了，趙新志開始在邢臺市人民醫院接受治療。

他原本留着齊肩長發，還有個外號叫“小辮子”，身份證照片也是扎着辮子拍的。他喜歡自己的長發，還到妻子的理髮店裏拉直頭髮，偶爾戴上及腰長的假發拍視頻玩兒。

注入體內的化學藥劑產生副作用，讓他的頭髮漸漸凋落，“床單、枕頭上都是頭髮”。妻子要給他推光頭，他捨不得，直到在鏡中看到自己後腦勺裸露出頭皮，才同意剃發。

為了支持趙新志抗癌，他的父親、大兒子和從上海趕回家的弟弟也一起剃了光頭。三代人閃亮的腦袋湊在一起，吃飯端碗也是“神同步”，悲情的氛圍忽然被一種喜劇效果打破了。這幅畫面傳到網上，有人看到後打趣地回復：“這是四兄弟吧？”

趙新志的妻子李雲格也想陪丈夫剃光頭，趙新志先是答應了。

電推子通了電，他又反悔了，最終協商的結果是，妻子推掉鬢邊的頭發，保留頭頂。

夫妻倆不怎麼吵架，因為快吵起來的時候，趙新志就會說段子逗妻子開心。李雲格喜歡趙新志，就是因為他“好笑”。

兩個人同村，年輕的時候，趙新志就愛往村裏人多的地方扎。村民有事沒事都習慣上他家聊聊天，他會花心思說些幽默話，惹別人發笑。李雲格也被趙新志逗笑過，“我性格太悶，他怪帥的，還知道體貼人”。後來，內向的李雲格嫁給了外向的趙新志。

婚後，兩人到天津打工。趙新志在一家工廠組裝電動車，妻子在工廠附近盤下了一家理髮店，招牌上的燈會一直亮到趙新志下班回家。那時候夫妻二人的目標很簡單，掙錢養家，過好小日子。小兒子出生後，他們的目標又多了一個，看兩個兒子成家立業。

趙新志沒想到，突如其來的診斷結果打破了他與妻子對未來的希望。

趙新志得知自己確診癌癥時，在邢臺市人民醫院的病床上告訴粉絲，自己將暫別短視頻。他含着淚幻想了家庭的未來，要陪着愛人，拉上大兒子和小兒子一起看滿天的星星，看他們成家立業。第二天，趙新志又重新出現在視頻裏，香港電影《大話西游》的悲涼配樂幾乎蓋住說話聲。他硬是擠出一個微笑，配文：脫掉病服，心裏得勁兒。他演唐僧，就地取材，把輸液架當麥克風，黑色塑料袋塞進帽子裏當假發，解開扣子的病號服變成“袈裟”。

趙新志的弟弟趙志華在上海打工，得知哥哥在老家治療，無法手術，他急著多方打聽，找到上海一家癌癥專科醫院，勸哥哥去那裏接受治療。

今年3月，趙新志和妻子啓程前往上海。他在哪兒，“劇場”就在哪兒。住進上海中大腫瘤醫院後，趙新志又開始構思自己的喜劇了。他推着輪椅出現在鏡頭前扭腰，醫護人員指了指鏡頭，繞過趙新志。那時候他還有點害羞，扭了兩下就攤手笑了。之後的幾次視頻拍攝，他要麼跑到走廊裏沒人的地方，要麼在病床旁拉上簾子，看着節目裏的小品段子小聲對口型。趙新志說，他談不上有什麼靈感，都是聽到帶笑聲的小品或者節奏強烈的音樂後，存下來當成素材。

第三次去上海治療時，7月15日下午，趙新志輸完液，剪開床邊

的黑色塑料袋，圍成芭蕾舞裙，把黑色背心的背帶交叉着穿，模仿芭蕾舞劇《天鵝湖》裏的演員，踮腳起跳。那時候，病友們已經知道“33床那人挺愛拍視頻”，趙新志徵得病友同意後，病友家屬也開始配合他。

他没看過完整的《天鵝湖》，祇從網上刷到過短視頻，決定自己也演一把。本來祇想着日常更新一則抗癌日記，沒想到粉絲數一下從幾千漲到了上萬。

這條視頻的播放量在一夜之間突破了900萬，還登上了新聞網站和社交媒體平臺。病區的護士走進病房，誇獎趙新志：“你的熱搜把明星都壓下去了，真棒！”同病房一位70歲多的老人指著手機屏幕上的彈窗新聞對趙新志說：“我刷到你，小伙子你可真了不起！”病房裏的義工也開玩笑，“這小兄弟像個小天使似的，嗖地飛到我們病房，帶來這麼多歡樂”。

這條視頻的影響力繼續擴大，趙新志專門錄視頻感謝網友的關注，“如果我的視頻能給病人帶來一絲絲歡樂，那麼我爭取拍更多幽默風趣的段子”。聽說四病區有患者在拍喜劇片，其他病區的“觀眾”也聚到病房外圍觀。醫院腫瘤內科主任醫師張群回憶，有患者找過來，要求和趙新志住進一個病房，因為“他們那裏氣氛很活躍”。

在那些滑稽的片段裏，護士配合他演出，舉起超大號的注射器扎向他的手臂；住院醫師羅丹扶着他的手給他遞醋瓶假裝麥克風，等趙新志一開演，羅丹和一位病友家屬捂住耳朵笑着跑出鏡頭外。在這些視頻裏，病友顧建華總是不經意冒頭，他有時坐着，有時躺着，但一直看着趙新志笑。

江蘇人顧建華是34床，住了10個人的病房裏，他和趙新志是少有的活躍分子。顧建華出院前，希望和趙新志合作一個視頻，讓自己回家了也能留作紀念。趙新志二話不說就答應了。兩人當時正準備喝藥，趙新志說，幹脆拍這個。畫面裏，趙新志猜拳輸給顧建華，拿起碗喝了一小口藥，苦味讓他的五官聚成一團。第二局，顧建華輸了，喝完藥他苦得抖肩。有網友揪出了細節，“我看到你要賴了哈哈”。顧建華說，不管拍的時候誰贏，鏡頭一撤，兩人都得趕緊把藥喝光。視頻發布後，顧建華不怕癌癥了，“趙弟心態好，我也要心態好”。他申請了視頻賬號，還加上了趙新志的微信。

因為入住的都是癌癥患者，這間醫院的病房大多是“低氣壓”的。趙新志的病友們從不細問彼此的病情到了哪個階段，也不交流高昂治療費用的話題。一位護士回憶，病房裏常有人呆呆地望着窗外，有人忍不了痛，求醫生別治了，還有人趁護士不在病房的時候，拔下針頭，劃破血管自殺。她幾乎從未見過那麼“活潑”的病房。

早上8點查房時間，醫生常問的問題是“今天還痛嗎”，患者們最關心“我還能活多久”。治療一段時間後，接受影像學檢測能反饋療效，對大多數患者來說，“取結果”之前往往壓力很大。視頻裏，趙新志雙手舉著CT片跳舞，學京劇演員邁步——他的腫瘤縮小了。

除了美顏濾鏡，真實的趙新志臉色並不紅潤，他跳起舞來越來越吃力，胃、肝的疼痛發作起來，如果有家人在身邊，他會逼自己笑着，沒人時，他才會捂住胸口、肚子，發出憋了很久的呻吟。

李雲格是趙新志的“攝像師”，她了解丈夫，勸他“不要太拼命了”。趙新志滿口答應，過不了多久，又開始努力拍視頻，十遍八遍地拍，“這遍不成功，再來一次”。漸漸地，李雲格就不勸了，讓他自己主導生活，就像導演那些搞笑短片一樣。

趙新志最近一次出院是7月底，距離復診時間還有不到20天。他多次和家裏人說“算了吧”，他不想花更多錢了。

回家後，趙新志的視頻多了屋前的菜地，屋後的田埂，和兩個長出頭發的兒子。他走向幕後，《莫名我就喜歡你》歌聲一響起，妻子就舉起小兒子在高粱地裏轉圈，他寫道，“二寶像是來報恩的，從出生到現在一直都是歡樂的笑容，就算病魔再怎麼折磨我，祇要看到二寶的笑容就會忘記疼痛”。

妻子李雲格能感覺得到，丈夫回家後精神更好了，但她也知道丈夫身體的痛處多了，“有時是胃痛，有時候肝也痛，有時後背也是酸痛的”。有時候正拍著視頻，趙新志突然眼前發黑，“暈得天旋地轉的”。

全家形成了無需言語的默契，不去想“萬一”。13歲的大兒子放暑假期間盡力配合趙新志演出，李雲格還打算重新撿起美發的手藝，在村裏經營理髮店，讓丈夫幫着帶帶孩子，“日子總得往前走”。

偶爾，夜深了，這個堅強的女人等丈夫睡着，會偷偷打開手機瀏覽器，“搜索這個病還能活多久”。

趙新志出院回家後，李雲格肩上的擔子越來越重。早上6點，不到一歲的小兒子醒了，她就趕趕緊爬起來做飯，早飯後拉上趙新志到田埂邊上散步，回來再刷鍋洗碗，張羅午餐。

叔叔家、姑姑家，一起“光着屁股長大”的伙伴家都曾借錢給趙新志，10多萬元外債已經不允許李雲格像其他家庭主婦一樣準備營養餐，她甚至想不起來，趙新志出院回家以後有沒有吃過肉。“能省咱們就省，盡量把錢都用到看病上”。

村裏的朋友看不下去，勸她“別讓二寶吃的和你們一樣，別影響孩子發育”。她想不了那麼遠，眼下祇能湊合一頓是一頓——大人吃了加調料的面條，嬰兒也跟着吃勺子壓成小段的麵條，大人喝玉米糊，嬰兒也跟着吸玉米糊。

在上海住院的時候，“帶湯的病號飯48元，不帶湯的38元”，李雲格和趙新志從沒吃過，從街邊買來饅頭夾咸鴨蛋吃。為了省下10元一晚的陪護床租金，李雲格在病房地板上鋪了張席子睡。

這些境況從沒有出現在趙新志的視頻裏，“他不想讓網友可憐他”，李雲格說。趙新志喜歡站着表演，讓大家看到他全身的“搞笑細胞”和大幅度的肢體搖擺，“把我樂觀、最積極的一面展現出來，讓大家充滿動力”。

不久前出院回家後，趙新志受到的關注顯著地減少了。他有些失落，嘗試調整視頻的內容。他蹭着國貨的熱搜，把畫在紙片上的品牌貼到黑天鵝裙上。他也趕在七夕節前露出大腿，想讓戴上菜葉耳環的自己“迷倒一大片”。最近一次直播時，2個小時祇來了十餘位觀眾，大多是他互相關注的網友，其中有四五個是曾經和趙新志同住一個病房的患者和家屬。

“大姐來啦。”趙新志看見了熟悉的網名“風影”，馬上熱情地打招呼。網友“風影”沒說話，趙新志又讓她打字交流。幾分鐘後，“風影”才發來一條語音，“上一次我也看到你了，我學不會（使用視頻軟件），是我徒弟才教我的。”

趙新志趕忙向觀眾介紹，“她是我作品裏吹衝鋒號的大姐”——那條視頻拍的是病房裏的“戰鬥”，趙新志蹲在33床的“戰壕”下舉起吊瓶杆“射擊”，34床的顧建華和“風影”兩口子連續發射藥包。鏡頭一轉，女戰士“風影”弓步站在椅子上，舉起熱水壺吹響衝鋒號，一身黑衣的趙新志被“擒獲”。

當時，“風影”轉發了這條視頻，寫道，“我老公好久都沒有這麼開心地笑過了，感謝同病房的戰友

給大家帶來歡樂”。趙新志記得，那一天，拍攝結束好久了，顧建華還在反復看着視頻大笑，“風影”則躲在丈夫身後掉眼淚。那一刻，他覺得自己“有必要繼續拍這樣的段子”，不僅自己拍，還要教別人拍，讓笑不出來的人能夠一起笑。

顧建華回江蘇老家前，趙新志教會他拍視頻，還建議他換掉祇有32G內存容量的手機。回家後不久，顧建華換了一部內存容量128G的手機，他和趙新志約定，“等復診後，有機會再合作”。兩個人都不知道，還能不能見到彼此——顧建華去一趟上海要先坐大巴再換公共交通車，4個小時的路程足以把他搞垮；趙新志則沒錢支付接下來的治療費用了。

最近，顧建華說自己“跳不動了”，打算過一天算一天，看看趙新志的視頻就行。“人生都有終點，我們現在是開車子開快了，我身上已經有6個地方轉移了，提前到終點了。”

對他們來說，抗癌是自己的事，拍視頻則與“別人”有關。顧建華說不清楚“別人”是誰，但趙新志答應了病友，要不停地拍搞笑視頻，不停地勸病友樂觀，“哪怕自己扮演一個小丑，祇要能逗大家開心一笑就好”。

大多數時候，沒有人配合演出，他也會孤身出現在鏡頭前。

他嘗試關注直播間裏的每一位觀眾，反復念叨：“還在嗎？你們說句話或者打一個字。”如果等到回復，他就繼續講自己的故事，故事的開頭往往是“以前”，比如“以前我不外向，老師讓我上臺唱歌，我腦子蒙，紅着臉，大腦一片空白”；比如“以前我吃飯不規律，一年吃不了幾頓早飯，燒烤攤胡吃海喝把胃搞壞了”；比如“以前我的腫瘤像個雞蛋，年紀輕輕就被判了‘死刑’，現在我的腫瘤像個棗，所以心態一定要好”……

他越講越疲憊，憋着哈欠捨不得結束。一天下午3點多，有觀眾說抱歉，要去上班了。他說“我也快下播了”，可一位大連的網友想看看寄給他的草藥種下沒有，趙新志馬上興奮起來，切換攝像頭，起身到院子裏給對方展示發芽的藥苗。

生活中，他自己種瓜果蔬菜，教大兒子做飯，這是在網友面前樹立過的小目標，“爭取再做兩年飯，讓我們的孩子們嘗到我的手藝，看孩子們結完婚，55歲再‘下去’”。

這個年齡是他對癌癥的“妥協”——“99歲嫌長，70歲差不多，55歲正趕上大兒子娶媳婦”。“你要好好的，不然咱的婚約就不算數了。”一位稱他為“親家公”的網友回復。

實際上，趙新志發布的每一條視頻下，都有癌癥患者或家屬發來長串留言。有些家屬問他，丈夫患癌還吃海鮮，發燒了怎麼辦，有些患者記錄了自己的抗癌歷程。他謹慎地給對方提建議，毫不吝惜地鼓勵他們。比起那些留言描述的癥狀，趙新志的精神狀態算好的，他沒有“大口大口地擱氣”，也沒有“疼到呼吸困難”，他所對抗的，是緩慢的、間歇性的疼痛。

下一次疼痛到來前的時間，就是趙新志的“喜劇世界”。

“說真的，我會重複拍，拍到筋疲力盡為止。”他想以這種方式“還債”——最近的一次眾籌，網友們在籌款平臺上為他湊了2500多元。他沒錢還回去，就決定“拿視頻還，祇要有一點力氣，就會完成一個作品，這是利息”。

趙新志還在構思新的視頻。他想讓兩個兒子多出鏡，讓妻子多從幕後走到臺前。他怕人生的路走不遠了，想提前給家人留下大量的視頻，“等他們來翻我作品的時候，就會發現，父親是一個認真的人，樂觀的人”。

